

# 让逝者归于自然，生态葬逐年增多

## 近5年来全省约有12万人选择了新安葬方式

文/片 记者 刘桂斌

### 母亲生前喜欢花草 去世后回归自然

临近清明节，在济南玉函山安息园内，前来祭扫的市民络绎不绝。不只是传统的墓碑，在花坛葬的“花坛”前，不少家属拿着鲜花，前来祭扫已故的亲人。

“过来看看我妈，她走了两年多了，都是让肿瘤给闹的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”市民胡先生说道，他的母亲生前特意交代过，死后不愿意通过传统形式落葬，自己和家里人经过一番商量后，决定以花坛葬的形式安葬母亲，“我妈生前就爱养些花花草草，去世以后就让她回归自然吧”。

和传统的落葬方式相比较，生态葬更加环保、节地。以花坛

或长眠于花坛、树木之下，或将骨灰撒在广阔的大海之中，相较于传统的殡葬方式，新形式的生态葬更加节地、环保。济南市民政局、济南市民文明办于清明节前发布《2023年清明安全文明祭扫倡议书》，倡议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树葬、花坛葬、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。在济南，认可并选择生态葬的人越来越多。

葬为例，用大理石砌成一个大花坛，将逝者骨灰提前用可降解的袋子装好，等到合适的时机，许多逝者共同落葬。在经过一段岁月后，骨灰慢慢降解，然后再安排下一批逝者落葬，以此达到环保、节地的目标。海葬则更为直接，将逝者骨灰撒向大海，与大川河流融为一体。这两种生态葬不保留骨灰，而壁葬、塔葬、草坪葬等生态葬是保留骨灰的，其本质是增加了土地利用，让土地空间更合理地利用，同样达到环保、节地的目标。

花坛葬与海葬不保留骨灰，所以每当有一位逝者选择这两种落葬方式时，在花坛旁的大理石或海葬纪念碑上就会多出一

个人的名字。记者在玉函山安息园看到，许多花坛旁的大理石上已经刻满了名字。

“选择花坛葬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多，今年清明节前共落葬了90多人，比以往都多。市民的意识越来越开放，越来越接受生态葬。”玉函山安息园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，目前玉函山安息园还开展了树葬、壁葬、塔葬等形式的生态葬，同样也有不少市民报名。

### 家属参与更有仪式感 生态葬无“后顾之忧”

“海葬很有仪式感，家属亲手将逝者的骨灰撒向大海，送亲

人最后一程，心里也能安心许多。”参与过海葬的市民陈女士说。

记者了解到，从2013年起，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就开始承办海葬活动。近几年来，报名海葬的人数每年都会增加20%—30%。

“海葬需要结合季节和天气进行，每年的春季和秋季，我们会和家属提前沟通好，将家属带到青岛，由家属亲自将逝者骨灰撒向大海。”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国家对生态葬有补贴政策，海葬的补贴是4000元，海葬的总花费大约在2500元，补贴比花费还要高。

环保、节地是生态葬的目的

所在。据了解，传统的墓地是0.8平方米可供2人使用，而花坛葬可以重复使用，并且一次可以供90多人落葬。相当于每使用一次花坛葬，就可以节省70多平方米的土

地。“生态葬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后顾之忧，传统墓地每过20年就要续一次费，但时过境迁，很难保证每次都可以及时续费，而生态葬一次缴费后就没有其他收费了。”孙先生说。

山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潘红春表示，近5年来，全省参加生态安葬人数约12万人，其中海葬约2.9万人，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生态葬。接下来，政府部门将持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，引导更多群众接受认可生态葬。同时，还要进一步丰富服务项目，给老百姓多样化的选择，将生态葬这种形式展示给老百姓，进一步得到群众认可。

# 找了七十余年，画像上才“相见”

## 82岁老人盼望尽快找到烈士父亲，了却一生夙愿



文/片 记者 李静 孙雪萌

### 烈士父亲

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是父亲唯一的遗物，上面写着：李瑞同志，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，经批准为革命烈士。特发此证，以资褒扬。

短短数字，浓缩了李瑞的一生。

今年82岁的李永臻，面容有些清瘦。这些年，她将父亲的经历整理成一摞文件，一遍遍讲给很多人听。她只是希望，这些念念不忘，会有回响。

父亲李瑞是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蒲汪镇李家庄人，1923年出生，1940年参军走上革命道路。李永臻曾听爷爷讲过，父母于1941年正月十六结婚。那时，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很忙，结婚当天，天快亮时才赶回家。

1943年，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在华野8纵24师师直宣传队任教导员。1947年9月，部队由鲁西南挺进豫皖苏，李瑞转入第五军分区26军78师师直宣传队，后转入第五地委，组建地方工作队。

李永臻说，“父亲读过几年书，他一个月会来一封信，但后来有一年了家中都没收到信。”后来，家里得知，李瑞于1948年在河南省许昌一带“失踪”。一直到1956年10月，李瑞被追认为烈士。

李永臻童年时见过父亲的次数寥寥可数，长大后，她才得知父亲牺牲在战场上。“烈士”“英雄”，成为她心目中父亲的符号。



父亲李瑞的画像定格在25岁。

“父亲”二字，于李永臻而言格外沉重。清明时节，飘起小雨。李永臻小心翼翼地拿出父亲那张革命烈士证明书，久久无法释怀。

父亲李瑞在烽火岁月中牺牲时，李永臻不过6岁的年纪。如今，李永臻已是八旬老人。她整理了父亲的文件，采集了自己的DNA，盼望着能够在有生之年接父亲“回家”。



82岁的老人李永臻

### 一座衣冠冢

得知李瑞牺牲后，李永臻的爷爷奶奶在临沂老家给李瑞立下一座衣冠冢。失去了李瑞的音讯，无法接他“回家”，等待耗尽了爷爷奶奶的一生。

“俺父亲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。”寻找父亲，李永臻觉得是天大的事情。

李永臻曾经向父亲同乡的战友打听过相关信息。“1948年春天，他们七八个工作人员在一个村边大庙开会时，被国民党十一师骑兵队包围。李瑞为掩护其他队员突围，子弹用尽后被杀害。”这是战友的讲述，但他们并非目击者，所以无法确认实际情况。

2002年，李永臻曾经委托临沂市党史委工作人员和在河南工作的表弟，与许昌、鄢陵、扶沟三县的政府、党史委、文史委等有关人员交流座谈，查阅当地党史、县志等资料，并赴扶沟县韭园镇韭园村等地调查，推测父亲李瑞牺牲于当地县志等所载的“韭园遭遇战”。

李永臻翻阅过无数遍《扶沟县党史大事记》，她用星号标注

了第54页的一个段落，“3月，8名土改工作人员在韭园庙中，被从鄢陵东来的国民党十一师一个连包围，激战近两个小时，3人脱险，5人遇难。”

然而，时间带走了当年的见证人，模糊了过去的记录资料。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无法确认当地一座无名烈士墓中安葬的是否为李瑞烈士。

那一次寻亲只能遗憾地戛然而止。

### 画像上再现的父亲

在父亲李瑞那座衣冠冢前的墓碑上，一张小小瓷像镶嵌在上面。照片上的父亲，定格在25岁的青春。

这张画像，出自“神笔警探”林宇辉之手。2020年，林宇辉为自己定下“双百计划”——为100名被拐儿童画像、为100位烈士画像。看到《齐鲁晚报》的相关报道后，李永臻辗转联系到林宇辉，请他为父亲画像。

“父亲没有留下遗像，我也不记得父亲的样子了。我有位堂姑，父亲南下时，她还前去送行。堂姑告诉我，我和父亲很像，但

父亲脸型方中带圆，下巴比我宽一点。”她向林宇辉详细讲述着。

2021年3月23日，腿脚不便的李永臻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，坚持从临沂赶到济南的林宇辉工作室，期待见到父亲的画像初稿。

李永臻通过视频，将画像给堂姑看。堂姑说，画得很像。

捧着画像，李永臻终于以这样的方式与父亲“相见”。画像上，年轻的父亲戴着军帽，眼神坚毅，英气勃勃。面向画像，已是满面风霜的李永臻深深鞠躬，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她深深的皱纹里。

李永臻隐约记得，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还停留在1947年。“父亲回来，都是行军途中路过家里。他匆忙回来，吃顿饭就又走了。最后这一趟，奶奶给他煮了鸡蛋。”

除此之外，关于父亲的一切，都仅存于爷爷奶奶的讲述中。母亲鲜少提起父亲的故事，“一提总是很伤心”。2013年，母亲去世。一直没有回家的父亲，成了母亲一辈子的惦念。

### 已采集DNA，她怕等不及

越是年龄增长，李永臻对父亲的思念越重。

李永臻了解到，近年来，通过DNA比对，很多无名烈士拥有了姓名。2021年，李永臻通过相关部门已经将自己的DNA采集入库。

“我已经80多岁了，怕等不及。”李永臻的声音颤颤巍巍。这是一场接力赛。“我跟儿子说，我把DNA做好了，如果有机会寻找，你们再追踪。”

2021年，李永臻的孩子曾联系过河南省扶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，随后又联系到韭园村。“我听说，当时那个无名烈士墓已经迁到扶沟县烈士陵园。”李永臻提出，无名烈士墓里埋葬的不是父亲，能否进行DNA比对。

记者联系到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工作人员表示，“我们的烈士英名录，跟中华英烈网上的信息是一致的，没有更多信息了。关于安葬地，没有办法查到。”

随后，记者联系到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韭园镇韭园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先生。他说：“三四年前，我们村的那个烈士墓已经迁到扶沟县烈士陵园了。”他表示不知道这位烈士具体是哪里人。

记者致电扶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工作人员表示，需要联系具体负责科室。然而，记者继续拨打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。

李永臻从没有真正体会过拥有父亲的滋味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似乎忘记了，自己已是80多岁的老人。上学，成家，成为4个孩子的母亲，到现在成为奶奶，李永臻却始终觉得女儿这个身份最为特殊。

这场跨越70多年的寻找和等待，仍然在继续，李永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将父亲接回故乡。